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是辩证法的核心*

(一九五九年)

学习唯物主义时，我们曾说应当抓住一条纲去学，这条纲就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学习辩证法时，也应当抓住一条纲，这条纲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也曾说，全部辩证法只有一个中心，就是革命的矛盾律。在《矛盾论》中又说：“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列宁把辩证法规定为研究矛盾的科学。列宁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质量互变规律规定

* 本文发表在《人文杂志》，一九八〇年，第五期。是根据一九五九年在高等军事学院的讲话记录整理而成。收入本书时，个别文字作了校正。

事物的运动是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否定之否定规律规定事物的运动方向是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因此，在学习辩证法时，抓住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一条纲来学，学懂了对立统一的学说，对于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也就比较容易理解。

学习唯物主义时，要抓住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对照着比较着来学。学辩证法时，也不要忘了它的对立面即形而上学，就是说，也要抓住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对照着比较着来学。

不破不立，立辩证法方法，必须破形而上学方法，也如同要立唯物主义，必须破唯心主义、主观主义一样。要破它，首先必须对它有所认识，不认识它，就无法破它。也正因此，所以毛主席在讲《矛盾论》时，一开头就讲两种宇宙观。讲形而上学是为了破形而上学。

毛主席讲，所谓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

毛主席今年二月在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讲：所谓工作方法，看问题的方法，就是辩证法。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还要有个主观能动性，这就是辩证法。有些人一讲起去年的缺点时，尽是缺点，脑筋里记了几十条缺点，把成绩那方面挤得没有了。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形而上学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不把世界看成统一的、互相联系的，而是看作互不相干、互不联系的，象沙子一样。第二，从表面现象看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从形式看问题，不从内容看问题。

第三，静止地看问题，不从发展看问题。不能透过形式看到内容，透过表面现象看到本质。

佛经上有个瞎子摸象的故事，生动地、形象化地说明了形而上学的认识方法。“过去久远。是阎浮利地有王，名曰镜面。时敕使者，令行我国界无眼人悉将来至殿下。使者受敕即行。将诸无眼人到殿下，以白王。王敕大臣，悉将是人去示其象。臣即将到象厩，一一示之。令捉象。有捉足者、尾者、尾本者、腹者、胁者、背者、耳者、头者、牙者、鼻者。悉示已，即便诣王所。王悉问，汝曹审见象不？对言：我悉见。王言：何类？中有得足者，明王象如柱。得尾者曰如扫帚。得尾本者言如杖。得腹者言如埵（音朵，坚土也）。得胁者言如壁。得背者言如高岸。得耳者言如大箕。得头者言如臼。得牙者言如角。得鼻者言如索。便复于王前，共争讼象。”（瞎子都说：大王，象真如我言。王说偈言：今为无眼曹，空诤自谓谛；睹一云余非，坐一象相怨。）

形而上学者认识问题的方法，都是瞎子摸象之类。正如毛主席所说：“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说：“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思维的反映即概念乃是各别的、不变的、固定的、永久如斯的东西，应当一个个地、彼此独立地受到研究。他是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他的说法是：‘是——是，否——否；除此之外，即为鬼话’。在他看来，一个事物或是存在着，或是不存在；同样，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而又是其他事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第131页）。

“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与“对立面的统一”的辩证法思想方法，正是针锋相对的。因此，若打破了“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么，对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辩证法思想方法也就可以“思过半矣”。

“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简单说来就是：不是这，就是那，要就是这，要就是那；杀偏锋，一面倒，扶得东来又倒西。有的人，对于正确的道理，常常说“想不通”，或者叫“格格不入”。为什么想不通？就是因为是用形而上学的脑袋去思维，所谓竹竿吹火，节节不通。左手里的一文钱是买油的，右手里的一文钱是买醋的，专款专用，买油的钱不能用以买醋，买醋的钱不能用以买油。这种“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有的人，把总路线中的多快好省对立起来，把量与质对立起来。

有的人把“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与发挥积极性对立起来，要发挥积极性，就搞无政府主义，就不顾全局。

有的人把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与科学分析精神对立起来。麦稻密植可以增产，但有的人则认为越密越好，密到种无隙地、密不通风的程度。

有的人把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性对立起来。把自由与必然对立起来（哲学史上，讲必然，就是宿命论，说人是不自由的；讲自由，就是意志自由论，说人是绝对自由的）。

有的人把政治挂帅、思想政治工作与物质利益原则绝对对立起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就根本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

有的人把民主与集中绝对对立起来。要民主就不要集中，搞

绝对民主化；要集中，就不发扬民主，搞专制主义。

有的人把个人负责与集体领导绝对对立起来。

有的人把理论与实际二者绝对对立起来，或者说实际就是理论，或者说理论就是实际。这就是，或者只要实际，不要理论，或者只要理论，不要实际。

片面地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不结合本国的实际，就成了教条主义；片面地强调本国特点，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就成了修正主义。

有的人把学习马、恩、列、斯哲学著作与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对立起来。对立到什么程度呢？对立到学习《实践论》的时候，连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也不能讲了。他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不能读，读了就是厚古薄今。讲厚今薄古时，厚今厚到什么程度呢？要人们去读白发老媪的哲学讲演稿，读十四岁小姑娘的哲学讲演稿，要人们从这里吸取哲学知识，因为他们都是“今人”。

在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问题上，有的人也是用“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的方法去对待。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吃过大亏的。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根本没有不断革命的思想，不懂得要在民主革命阶段为社会主义革命着伏笔，即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王明等人则又是相反，根本不懂革命发展阶段论，在民主革命阶段即提出反资本主义纲领，混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只要量变，不要质变，或者是只要质变，不要量变，这种认识问题的情况还存在着，特别是在八届六中全会以前的时候。有的人认为，成立了人民公社，就是把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了，而

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因而现在中国已经是共产主义社会了。这也是只要质变，不要量变，不懂质是决定于量的。而且这种人还认为不要任何物质条件，就可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

教育方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可是有的同志或者只要教育，不要实践——不要劳动生产；或者又翻过来，只要劳动生产，不要教育；或者教育是教育，劳动生产是劳动生产，二者不相结合。

在思想方法上，习惯于一条腿走路，死守着“是——是；否——否”的公式。

民主——民主；集中——集中。

军事上也有此种情形，例如：进攻——进攻；退却——退却。或者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而退却时却又一直退却，变成逃跑主义。

什么叫“是——是、否——否”？上述的那些例子，就是这种公式的表现。

另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不能正确处理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两种属性——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问题上的“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的表现。在我们的党史上，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陈独秀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王明等人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就是联合——联合，斗争——斗争这个公式的具体体现。

“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的思想，把量变与质变看成是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只要质变不要量变，或者只要量变不要质变。

形而上学的头脑就无法理解相反相成的辩证法的道理。

相反相成，是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解释说：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

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相反相成的道理，即对立面的统一的道理，这与那种“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的方法也是个对立面。如果能弄通相反相成的道理，即能打破“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把这个问题讲透了。毛主席说，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利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这种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的思想方法，是最典型的“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的、死死抱着“是——是，否——否”公式不放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要深刻了解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表现形式，必须好好解剖一下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教条主义的军事理论和他们的战略战术。他们根本不了解对立面的统一的理论，不懂得相反相成的辩证法的道理。

他们把进与退、攻与守看成是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的东西。他们根本不懂以退为进、以攻为守这样属于军事常识的辩证法的道理，即对立面的统一的道理，相反相成的道理。这些粗浅的道理，古代军事家也是懂得的。

矛盾双方因一定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矛盾双方因为一定条件而又互相转化。没有一件事物中的矛盾不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毛主席以辩证法的方法回答这些教条主义的军事家们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

“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欲取先予”，这种相反相成的辩证法道理，形而上学的脑袋是怎样也想不通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一切打倒，结果什么也打不倒；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同主观主义思想方法是一对孪生兄弟，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对革命所给予的危害是和主观主义思想方法同样大的。

毛主席继续阐述相反相成的道理说：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守财奴的形而上学哲学，可是这样作是行不通的）。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主席又说，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

毛主席的这几段文章，应当好好研究，这里是有破有立，既批

判了教条主义军事家的“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同时又阐述了“相反相成”的、“对立面的统一”的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这样对照着研究和比较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如果真正能够弄通了，则学会掌握辩证法就有门路了。

毛主席在那时说的有些蠢人竟蠢到不知道人是要睡觉的，这种蠢人现在有没有呢？现在也还是有的。直到八届六中全会，还要把“无论如何，必须保证每天睡眠八小时”写在决议上，这并不是无的放矢。甚至还听说，这个决议关于这个规定到了下面还有抵触。那种人就是认为人是可以一直劳动根本不需要休息的。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甚至说，人是要睡觉的，这是科学，这一条不能破除。

蠢人往往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贪污的人（就党员说）不懂得占小便宜吃大亏，贪污小量的钱，同时却丧失了自己的党性。为了快乐，乱搞男女关系，而忘记了这同时就是在给自己的历史抹黑。

学会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是破除“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一个有力武器。

不打不成相识。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

要想保存，必须不怕牺牲。

七擒七纵，不纵不能擒，纵是为了擒。

不打烂一部分，不能保存全部。

有失有得，失是为了得。

人必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置之死地而后生。

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承认、照顾，是为了消灭。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给消灭阶级、消灭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国家创造条件。

加强军事力量是为了消灭军事力量，消灭战争。

后蹲是为了向前跃进。

承认生产队的所有制，是为了过渡到公社所有制，承认公社集体所有制，是为了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倒是为了装（损是为了益）。

破是为了立。

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劳动。

可以举出很多这类例子，说明相反相成的道理。这个道理老百姓也是懂得的。“看着是个凸，走去是个坑”。便宜没有好货。看着是个便宜，买到手上才知道吃了亏。

形而上学的公式是“是——是；否——否”。

辩证法的公式是“是——否；否——是”。

什么叫“是——否；否——是”？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二版“跋”中说：“辩证法，在它的神秘姿态上，是德意志的流行品，因为它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但在它的合理形态上，辩证法却引起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理论代言人的烦恼与恐怖，因为它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消灭的理解；它对于每一个生成了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就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它不会屈服在任何事物的面前，就它的本质说，便是批判的，革命的”。

所谓“是——否，否——是”，就是“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资本主

义时看到其必然灭亡，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但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一蹴而就的，开头的失败就孕育着必然胜利，失败是成功之母，等等。马克思对一八四八年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所作的结论是，“革命死了，革命万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140页）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多么奇特的矛盾的语句！可是这句话恰恰表达出来了革命辩证法的真理！

这话怎么说呢？马克思所著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标题为：革命之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乃是革命前期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中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而只是一连串失败才能使它摆脱的。”

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反而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的和坚强的反革命，由于它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有在和这个敌人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党”（《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116页）。

中国共产党不正是这样，不正是由于同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作斗争，才发展成熟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么？

这就叫做坏事变成好事。

形而上学者一遇到失败，眼睛就只看到失败，漆黑一片，垂头

丧气，悲观失望，最后只好变成革命的逃兵或叛徒。

“是——否，否——是”是同“是——是，否——否”相对立的辩证法的公式。我们要学会这样的辩证思维的方式。

在我们党同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是用的“联合——联合”的公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是用的“斗争——斗争”的公式。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则是又联合，又斗争，联合之中有斗争，斗争之中有联合。这是根据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个辩证法的核心原理制定出来的，体现了“是——否，否——是”的公式。

以自由与必然为例：

机械唯物主义者：“必然——必然”（人是不自由的）。

主观唯心主义者：“自由——自由”（人是绝对自由的——意志自由论）。

辩证唯物主义者：“必然——自由，自由——必然”。人是通过认识必然而自由，必须掌握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性，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去办事，就自由了。这就是：必然之中有自由，自由之中有必然。同此道理，人必须在尊重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去发挥主观能动性。不顾客观规律性而盲目地去发挥主观能动性，那是蛮干，蛮干是不会有有什么好结果的，是不会得到自由的，只能是规律的奴隶。

因此，放弃“是——是，否——否”的思维方法，学会“是——否，否——是”的思维方法；放弃“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的方法，学会“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思维方法，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学习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是为了要学会一种正确地认识事

物的方法，学会用“两条腿走路”。所谓对立面的统一，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对立面即矛盾的两个侧面（中国古人用“阴、阳”两个字代表矛盾的两个侧面）。我们懂得了事物是由对立面（矛盾）构成的这一原理，那么，要认识事物，就需要对事物进行分析。统一物分而为二（一生二），这就是分析。因此，列宁把辩证法称为研究事物本质自身中的矛盾的科学。庄子《养生篇》有一段庖丁解牛的故事，很符合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庖丁说，“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庖丁开始只看到牛是个囫囵（统一）的东西，无处下刀，三年之后，“目无全牛”，即看出牛这个囫囵东西，是由骨与肉组成的，骨肉之间，骨节之间，都是有隙可乘的，这样他就找到了解牛的规律。庖丁是懂得客观规律性的，所以他解牛的时候，是“依乎天理”（自然纹理），“因其固然”去进行解剖的，而不是盲目地乱砍一气的（“依乎天理”，注曰：“不横截也”。“因其固然”，注曰：“刀不枉加”。这两个注都很有意思）。

在研究任何事物的时候，必须去分析该事物所由构成的矛盾，才能对于事物，透过形式，看到内容，透过表面，看到本质。例如主席在处理当前公社所有制问题时，就是这样作的。

列宁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

列宁的这句话非常重要。任何事物都是因其本身的内部矛盾而构成运动的。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说：“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由那个国家本身内部的矛盾产生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都是由于这样的条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切

反动派都把他们的国家的共产党说成是由别的国家的“阴谋”所产生的，或者说共产党是外国的“代理人”。他们之所以要这样说，正是因为他们反动派，很自然他们的思想是形而上学。

有的人不是共产党员，变成了共产党员，有的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一天一天向上发展；有的共产党员却一天一天向下变化，以至变质、堕落。所有这一切变化，都应在各人的思想的矛盾中去找原因，也就是说，都是各该人的思想“自己运动”的结果。

矛盾构成运动。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两条腿，一左一右，一上一下，才能构成“走”的运动。运动本身由矛盾构成。车轮在一点同时又不在这一点，才能构成它的运行。

矛盾之构成是有条件的。“差异就是矛盾”，不是说任何差异都构成矛盾。没有同一性，不能构成矛盾。茶杯与桌子，虽有差异，但没有同一性，不能构成矛盾。中文的矛盾这一名词的来源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凡是矛盾，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社会是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个对立面构成的，这两个阶级是“见不得又离不得的”，“又是冤家又聚头”，因为二者之间有同一性，是生产资料这个环节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结起来的。

事物之所以能够自己运动，是由于事物本身内部包含着矛盾。矛盾在事物内部存在着，并不是长久和平共处下去的。列宁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所以，列宁又说，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有同志说，统一也是绝对的。这种了解是错误的。从统一是由对立面构成的这一点来说，就表明了统一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例如我们党是统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里所谓统一，是说全体党员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为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

(为什么这样? 因为这样的党员思想中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相同的东西, 即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有同一性)。在一个党员的思想中, 如果资产阶级思想占了矛盾的主导方面的时候, 这个党员就要变质。毛主席说: “事物的性质, 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反之, 党外的高级知识分子, 如果他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思想占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时候, 他就具备入党条件, 从非党员转化为党员(这是说, 他的思想中无产阶级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三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上有一篇“潘杨和”的通信, 讲山西大同市晏头村潘杨二姓由怨转化到和的故事, 从这篇故事中可以学习一点矛盾转化的道理〕)。

同一性问题, 是了解矛盾转化的关键问题。苏联《简明哲学辞典》曾把“矛盾的同一性”看作是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那个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去批评, 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学习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 是为了要学会“两条腿走路”。毛主席是用对立统一规律来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建设方面的几个并举, 几个结合, 理论方面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教育方针方面的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 公安工作方面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 各种工作的解放思想与科学分析精神相结合, 作风方面的冲天干劲与实事求是相结合, 等等, 都是运用对立面的统一的辩证法原理来作指导的。现实生活是辩证法的源泉, 我们应当好好研究我们实际生活中的辩证法。

一九五八年也吹了一些形而上学的风。所谓“共产风”, 就是形而上学风。虽然这股“共产风”, 只是部分的问题, 可是已给工作带来了很大损害。这就更使我们认识到形而上学对我们工作的危害性, 它同主观主义一样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思想方法。为了使

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能更健康的发展,在干部中展开辩证法的学习,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的学习,用辩证法去批判、克服形而上学,是非常重要的—件思想工作。